

主日的意義與慶祝

B. Raas, SVD 著 / 韓麗 譯¹

根據本文作者，主日在主曆第一世紀的基督徒團體中，已有了特殊的意義和重要性；第二世紀就有了來自敘利亞、小亞細亞、埃及、北非及羅馬的文字見證，證明主日已是基督徒傳統的每週慶日。然而時至今日，對主日的遵守和慶祝，卻成了各地方教會牧靈上的問題和巨大挑戰。要使主日再次成爲一週的第一天、最不同凡響的一天，我們要創造出一個氛圍和文化，幫助主日真正成爲「主的日子」，並讓平安喜樂因著復活之主，而洋溢整日。這是當今一項重要的牧靈任務。

在過去數十年中，還幾乎沒有哪個禮儀上的主題像「主日」這樣吸引了神學家和牧靈人員的注意。它是教宗演講的主旨，是不同的主教團會議的牧函內容，也是許多神學雜誌和評論的主題，更是所有從事信友牧靈關懷的人所關注的焦點²。它在聖

¹ 本文譯自：Bernhard Raas, SVD, *Liturgical Year*, vol. I, Manila: Logos Publications, 1994。作者、譯者簡介，請參本期前文，7 頁。

²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接見致辭中多次談過主日的問題。比利時、德國、瑞士、英國、荷蘭、義大利和加拿大的主教團會議，都發佈過關於主日及其聖化的牧函。1981 年的第三期《禮儀年鑒》，刊載了好幾篇關於主日的文章；1982 年的第三期《國際天主教期刊》和 1984 年的第一期的 *diakonia* 也都以主日天爲主題。

經、神學、歷史、靈修和現實的角度下被研究和反省。這些都表明主日在教會和教友個人的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及基礎地位，並且，它同時也暗示出在今日對主日的遵守和慶祝，已經成為牧靈上的問題和巨大挑戰。考慮到這方面的材料之浩繁，很明顯這裏出現的幾點思考並不全面，但卻意在鼓勵人們去進一步研讀、對主的日子做更多的個人反省，這個日子便會立時成為舊日的珍貴遺產、今日的挑戰和明日的任務。

一、從安息日到主日：主日的歷史

追溯主日的歷史，是個很大膽的舉動，因為資料來源有限且稀少，而且歷史學者們的意見也大相逕庭，有時甚至相互矛盾。也必須考慮到各個地方，由於其基督徒團體背景的不同，導致主日的發展也各不一樣，不論是猶太基督徒團體或外邦基督徒團體。因此我們要避免桎梏於細節，把討論和爭議留給歷史學家，我們所做的是回溯其大致的路線走向。

根據新約聖經的見證，有兩件事情顯而易見：一方面，早期的基督徒繼續參與聖殿及會堂裏的敬拜；另一方面，他們在安息日也有了自己的特殊集會³。聖經裏諸多關於復活及復活後

³ 關於參加聖殿敬拜活動，請參閱：宗二 46（信眾）；三 1,11（伯多祿與若望）；五 12（全體信眾）；五 21, 42（宗徒們）。關於會堂禮儀，他們按照耶穌的榜樣而定期參加（路四 16）。聖保祿的傳教辦法，就是首先將基督的福音在會堂裏向猶太人宣講，然後再去外邦人中間（參閱：宗九 20；十三 14；十四 1ff）。基督徒遵守安息日，後來也為歷史學家—凱撒勒雅的歐瑟比（Eusebius of Caesarea, 約 260~339）所證

主的顯現的描述，都在強調發生於安息日後的一天（參：谷十六 1~8；路廿四 36~43；若廿 1~23），這一點的指向性非常強，表明主日在主曆第一世紀的基督徒團體中，已經有了特殊的意義和重要性。至於他們如何度過這一天，則無更多描述。我們只有一些暗示和痕跡可尋。

在主曆第二世紀就有了來自敘利亞、小亞細亞、埃及、北非及羅馬的文字見證，證明主日已成為基督徒傳統的每週慶日，在那天，他們聚到一起，聆聽天主聖言、擘餅、收集捐獻，以幫助有需要的弟兄。

由於這些文件不易獲得，或許簡單地列出幾個最重要的會比較有用，尤其是本章關於主日神學所提到的幾個：

- (1) 《十二宗徒訓誨錄》⁴：關於「主日」，是這樣寫的：「在主的的日子，你們聚到一起之後，要擘餅並獻上感恩祭，要首先承認你的過犯，以使你的犧牲潔淨。但那些與近人爭吵的人，在他與人和解之前，不要讓他參與你們，免得你們的祭獻遭到玷污」（十四 1）。

實，他寫道：「他們保留了安息日，也遵守猶太人的其它做法；但是他們對主日的慶祝幾乎和我們一致，都是紀念復活」（歐瑟比，《教會史》參廿七 2~5）。

⁴《十二宗徒訓誨錄》是一種「教會向外邦基督徒的訓令」，1873年由 Philotheus Bryennios 在君士坦丁堡發現，被譽為十九世紀最重要的教父學發現，寫於主曆 100~180 年間，有些段落甚至可以追溯到 50~70 年，或許是新約之外最古老的基督信仰檔案。

- (2) 安提約基雅的聖依納爵在《致馬尼西人書》⁵中說了基督徒遵守主日但不再遵守安息日的情況：「他們不再遵守猶太安息日，卻尊主的日子為聖，在那一天，透過祂和祂的死亡，我們的生命出現」（九1）。
- (3) 聖猶斯定在《護教書》⁶中，對於感恩祭他寫道：「然後將麵包與一杯盛著摻了水的葡萄酒被送到眾弟兄的主禮面前。他接過它們，便以聖子聖神之名，讚美及榮耀宇宙之父，並用相當長的時間，為我們配在天父手中領受這些事物而獻上感謝。感謝禱詞之後，全體會眾同說『阿們』表示贊同。這『阿們』一詞是希伯來語，意思是『但願如此』。當主禮獻畢感謝，全體會眾表示贊成之後，我們所稱為執事的人，便將這已獻上了的餅和混了水的酒，分給在場的各位，也留給那些未能出席的人」（六五章）。

聖猶斯定還寫道：「生活較富裕的人會去幫助貧乏者；我們總是彼此給予支援。藉著我們的奉獻，我們藉由聖子耶穌和聖神而讚美宇宙的創造者。在太陽日，眾人由鄉村、城市聚集到一處。按時間的許可去宣讀先知和宗

⁵ 大約主曆 110 年，安提約基雅的第三任主教依納爵，他從敘利亞被帶往羅馬致命。他在路上給基督徒團體寫了幾封信，問候並勸誡他們。有一封是給馬西尼的基督徒的。

⁶ 這本《護教書》大約寫於主曆 150 年，是寫給皇帝、參議會和羅馬人民的請願書。他描述了基督信仰和其做法，請求基督徒能得到一視同仁的待遇。

徒的記載。然後，主席便按照所宣讀的內容勸勉眾人依照這些高尚的訓導去生活。跟著我們就起立，為眾人祈禱。然後，就如前面提到的，祈禱結束後，端上餅、酒和水。然後主席盡己所能祈禱和讚頌。所有會眾以歡呼詞『阿們』回答。這之後，分發聖體給眾人，再由執事為那些未能到場的人送去。生活較富裕的人按其意願準備禮品，禮品收集上來之後交給主席。主席就是要幫助孤兒和寡婦、那些因疾病而生活困難的人、囚犯、過路人，總而言之，就是一切需要幫助的人。我們都是在太陽日舉行這個集會，因為這是一週的第一天，是天主轉換物質和黑暗、創造世界的日子，也是因為在同一天，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從死者中復活了」（六七章）。

- (4) 聖猶斯定還在《與特來弗對話錄》⁷中，對於「主日」有下列相關的正文：「割損的戒律使你必定要在第八天為你的兒子行割損禮。這是真正割損的類型之一。透過割損我們的錯誤和邪惡，得以藉著在一週的第一天自死者中復活的耶穌基督而被割除。至於一週的第一天，它仍居所有日期的首位，雖然也被稱為第八天，但按照日期迴圈的數目，它還是第一天」（四—4）。

這封信大約寫於主曆 160 年，記述的是在厄弗所發生的猶斯定與猶太人特來弗之間的討論。關於特來弗這個人，我們所知甚少，也不確定這個對話是否真的發生過，是否一切都是虛構。

在這段時期，基督徒們也從外邦的羅馬文化中吸收了「太陽日」這個名詞，並賦予其基督教義的闡釋。當時這一天不是休息日，而是正常的工作日，信徒們只在晚上或大清早聚到一起，做這些敬拜。

到了主曆第四世紀，即主曆 321 年 3 月 3 日，在羅馬皇帝君士坦丁統治下，一項法律被公告天下，使「太陽日」成為帝國政府辦公室和法庭的義務休息日。這條法律的目的，在於保護「太陽日」，並使服務於政府機關的基督徒，更容易參加他們主日的信仰集會。君士坦丁的法律，可以在《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us*）第參部第 12 項中找到，它這樣寫道⁸：

「讓所有法官、所有城市居民，以及所有從事貿易的人，在可敬的太陽日得到休息。但是讓那些居住在鄉間的人們，自由地參與他們有關土地的活動，因為穀物的播種和葡萄酒的釀製，通常只有某些時日最合適；因此佳期不宜錯過，以免喪失天上的預許。」

關於「太陽日休息」的君士坦丁法律，對於基督徒也不完全是皆大歡喜的一件事。他們對於「主日」的慶祝，在理解上非常不同於安息日，也就是，他們慶祝的是被猶太人所棄絕、被釘死，但又從死者中復活了的那一位。新的「太陽日」法律如今使「主的日子」看起來像是另一個安息日。基督徒們學猶

⁸ 引自《最新天主教百科全書》，十三卷（紐約，1967），「主日立法」一文。

太人，在每週的假日避免勞作，這也給教會帶來一個新的牧靈問題：基督徒們在「主日」要做些什麼呢？無所事事是有害的，而在羅馬帝國的異教文化環境中，人們有足夠的其它機會來參與相反基督徒新的生活方式的活動⁹。因此他們強調了：「真正的安息」是在天主內，與主一起的安息，而不僅僅是身體的休息。

在最初的幾個世紀裏，沒有關於參加主日感恩祭的法律規定；基督徒們的熱誠、他們之間的弟兄友愛、他們的信德及在復活的主內自發的喜樂，成就了每週感恩祭的全體參與：「眾人由鄉村、城市聚集到一處」（猶斯定，《護教書》六七）。那些無論因為什麼原因而不能參加集會的人也不會被遺忘，而是由執事將聖體送到他們家中（猶斯定，《護教書》六五）。儘管在早期，「主日」仍然是正常工作的日子，他們還是能夠找到舉行

⁹ 敘利亞的執事厄弗冷（Ephraem the Syrian, 306-373），也被稱為「聖神之琴」。在他的一篇復活節講道中強調了這一點：「我們停下田地的耕耘、中斷我們的勞作，但是卻因著經常光顧酒館和青樓而在為永罰孜孜不倦地忙碌。工作能停止長久閒暇所滋生的罪惡。因此，不要只用自己的身體來光榮這個休息日」（敘利亞的厄弗冷，*Sermo ad nocturnum dominicae resurrectionis* 4）。聖本篤也在他的第48條會規中，表達了對主日無所事事的同樣考慮：「在主日，同樣要花時間去閱讀，但那些已有職責分配在身的人除外。但是如果有人懶散、粗心，而不願或不能學習、閱讀，將會有工作給他來完成，這樣他就不致無所事事了。病弱的弟兄應該有些任務、手工，讓他們不致閒散，但同時也不會讓他們過度勞苦而被壓垮，甚至被逐出修道院。院長應該考慮到他們的虛弱狀況」（引自Justin McCann的譯本，倫敦，1976年）。

共同聚會的時間。

然而，這種情況在後來發生了改變。在中世紀，很多的宗座會議及地方參議會都不得不制定法律，規定在主日休息、並參與主日感恩祭，對那些不能服從的也給予制裁。神學家們開始為這些法律賦予神學上的基礎，將主日感恩祭與梅瑟十誡中的第三誡聯繫起來，並新創了會導致大罪的「聖教法規」這一概念。在 1918 年的《教會法典》中，主日休息和主日感恩祭成為全世界教會的普遍法律。1983 年新的《天主教法典》中，1246~1248 條重申所規定的義務；1246 條強調了主日的價值：「慶祝逾越奧蹟的主日，根據宗徒的傳統，應在整個教會內，首先奉為當守的法定慶節」，從「主日」的這一尊位上，便產生了參與彌撒和休工的責任。

總結這個簡單的歷史研究，我們可以說，在早期，「主日」是基督徒團體中顯著而獨特的節日。他們在這天聚到一起，慶祝從降孕至復活的整個基督事件始末。他們明白：「復活的主」（*Kyrios*）就在他們中間，在慶祝關於祂的奧蹟時，祂也與他們同在，等待祂在光榮中的再來。基督徒只是在主曆第二世紀才開始在眾多太陽日中選擇了一個，即猶太逾越節之後的那個太陽日，做比其他「主日」更盛大的慶祝，自此才發展出每年除了每週的復活慶祝之外的復活節大慶典。「主日」的尊嚴、價值和重要性，因而得以顯明，這一點也完全與梵二大公會議在《禮儀憲章》106 條中關於主日的說法相符：

「主日是較原始的慶節，應該提倡並強調，使信友虔

誠注意，也應該成為歡樂休假的日子。其它的慶祝活動，如非確屬及其重要者，不得超越主日，因為主日乃整個禮儀年度的基礎與核心。」

二、主日的意義和神學

要發掘「主日」的意義，有個很簡單又很好的方法，就是以反省的方式去想這一天的不同名稱。名字通常能揭示其主體一些本質上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默觀這些不同的名稱，能幫助我們洞察「主日」的價值。

(一) 主的日子

這個名字出現在聖經和早期的傳統中¹⁰。這一點表明：「主日」與上主、受到光榮的耶穌基督有特別的關係。這一天是祂的日子，歸祂所有，這一天所敬禮的內容，就是祂的復活。

藉這名字，還顯示出另一個事實：「主的日子」與「主的晚餐」形成對應（參：格前十一-20），因此，這名字指向的事實，是在這一天所慶祝的感恩祭。主日有其聖事上的向度：這是團體為聖事的慶祝而相聚的一天，在這一天，上主藉著聖事臨在於祂的信徒中間。這麼多世紀以來，一直到我們這個時代，主的日子都的確是慶祝聖事的日子，不僅僅是感恩（聖體）聖

¹⁰ 在聖經中可以找到這個名字（默-10），即神視者看到神魂超拔的那一天，這是關於一週有一天奉獻於天主的最早提示。教會傳統上，這個名稱是《十二宗徒訓誨錄》十四 1 中提到的；聖依納爵《致馬西尼人書》九 1。

事，也是舉行聖洗聖事和聖秩聖事的日子¹¹。

當然，如果只從外在來理解主日的聖事向度：即這是舉行聖事的一天，就未免過於膚淺了。當基督徒們聚集在一起這樣做的時候，是爲了慶祝已經過去了的一件事（基督、祂的死亡與復活），這個事件又以記號和象徵的方式臨在於他們中間，爲他們帶來新生命和未來的希望，並確定他們在最後選拔的日子，能夠在主這一邊。主日（星期日）與上主的日子（祂在時間的終結來臨的日子）之間，有一定的關係，因此，主日如果慶祝得當，能夠獲得一個准聖事的價值，它是有救恩性的。

（二）第八天

這個名字不是來自聖經，似乎是根源於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理解這一名詞的文化背景，就是猶太默示文學的思想，世界有七個時期；第七個時期將帶回失掉了的樂園；而伴隨著第八個時期，則開始了新的永恆。主日作爲第八天，也因此成爲新世界的開幕日，這個新世界就開始於耶穌基督的復活。這一天，超越了每週七天的自然順序，是觸摸到了另一個世界和永生的一天。主日是最好的受洗日，就是因爲在這項聖事中，信者在永遠的生命中重生。這就是爲什麼連古時候的洗禮池，都經常被工匠築成八角的形狀，來表示洗禮與第八天之間的關係：藉著與基督一起死亡和復活，聖洗聖事將人們帶入超性的

¹¹ 《聖洗聖事禮典》及《聖職聖事禮典》中，都強調這兩件聖事應盡可能在主日舉行。

世界¹²。

聖猶斯定在他的《與特來弗對話錄》四—4 中，透露出一些有關「第八天」很有意思、慢慢在滋生的解讀方式（但並非直接提及，本章前述注釋 6 中有具體內容）。他寫說：一週的第一天也稱為第八天；他以此提醒猶太人特來弗，第八天對於希伯來民族是割損日。有了這個提示，再加上「割損是天主與亞巴郎之間的盟約的一部分」（參：創十七 10ff）的說法，我們就可以將第八天作為以耶穌基督寶血訂立新而永久盟約的日子；這一天，我們的「心」藉著基督、偕同基督、並在基督內，接受了割損（參：耶四 4；羅二 29），成為真正天主子民中的一員。主日作為盟約日，也是天主新子民的教會日，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聚集起來，通過聆聽基督的話、通過擘餅並彼此分享、通過為貧窮人收集捐獻，在基督內彰顯我們的弟兄友愛。

（三）〔猶太人的〕一週的第一天，安息日後的一天

這是聖經上出現的名字，並且很可能是最古老的一個，出現於約主曆 55 年寫成的《格林多前書》（格前十六 2；並參：宗廿 7；谷十六 1~8；若廿 1~13；路廿四 1, 13）。作為「安息日後的一天」，它清晰地指向復活；作為「一週的第一天」，它指向《創世紀》

¹² 很多洗禮池都建成如羅馬拉特朗大殿中的八角形，這根源於主曆第四世紀。其它的洗禮池則有六角形的，指向第六天（星期五）—上主的死亡之日，象徵著洗禮即意味著與主同死。古代洗禮池的另外一個形狀是環形，沒有起始也沒有終結的環形，是永恆的象徵，受洗也因此意味著進入永恆的生命。

關於創世的故事（創一）：在第一天天主創造了光，「天主說：『有光』，就有了光。天主見光好，就將光與黑暗分開。天主稱光為『晝』，稱黑暗為『夜』。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一天」（創一 3）。因此主日成為創造世界的紀念日，包括這世界及它所承載的一切。

主日還有一個隱含的生態學向度，這就是為什麼在這一天的晨禱中，教會用三位青年的讚美詩來祈禱（達三 52-88）。在這首讚美詩裏，整個受造世界都被邀請來與我們一起讚美天主。主日作為創造日的這一層面，使它值得很多的關注和傳播，因為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非常注意這個世界的美好，也很明白這個世界和環境所面臨的危險和傷害。或許這裏有個可待挖掘的牧靈機會，來復興對主日的欣賞，並提倡更有意義地度過這一天。

由於在《創世紀》的記載中，第一天天主創造了光，並將其與黑暗分開，主日也因此有了光明之日的意味。我們慶祝作為世界真光、在這個世界的黑暗中普照每人的那個祂（若一 3-9）。基督作為世界的光，這是最初幾個世紀裏的基督徒一貫而又最愛的主題。他們不僅在夜晚新火的隆重點火儀式中慶祝且紀念祂，更為祂創作優美的讚美詩歌。這些讚美詩中最出名的就是那首古老且莊嚴的 *phos hilaron*¹³。

¹³ 名為 *phos hilaron* 的讚美詩，是新約聖經記載之外的讚美詩中，我們所知的最古老的基督論創作，可追溯至主曆第三世紀。是當時基督徒的晚禱讚美詩。在日落時讚頌天主使他們意識到耶穌基

「安息日後的一天」，也是「一週的第一天」，同時是耶穌從死者中復活的日子。因此，在這個名稱中，受造世界、光明和復活之間，彼此有了聯繫。在主的復活中，所有的受造物得以重生，這個世界的黑暗被驅逐。「所以誰若在基督內，他就是一個新受造物，舊的已成過去，看，都成了新的」（格後五 17）。

有了這些因素，也就不奇怪為什麼基督徒們一定要在每週的這第一天聚到一起來慶祝創造，來表達他們對萬物更新的喜樂和感恩，並體認自己在耶穌基督內作為新受造物而存在。聖猶斯定在寫作中也表明了這一點：「我們都在太陽日舉行這個集會，因為這是第一天，是天主轉換物質和黑暗、創造世界的日子，也是因為在同一天，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從死者中復活

督、他們真正的太陽，永遠不落、永遠照耀。下面是 William G. Storey 所翻譯的這首讚美詩的英文版：

O radiant light, O Sun divine
Of God the Father's deathless face,
O Image of the light sublime
That fills the heavenly dwelling place.
Lord Jesus Christ, as daylight fades,
As shine the lights of eventide,
We praise the Father with the Son,
The Spirit blest and with them one.
O Son of God, the source of life,
Praise is your due by night and day.
Un sullied lips must raise the strain
Of your proclaimed and splendid name.

了。祂在土星日的黃昏被釘死，而在今日一早，也就是太陽日，祂出現在宗徒和門徒們面前」（猶斯定，《護教書》六七）。

（四）太陽日

這個名字連接了猶太和基督徒文化中關於主日的內容，又加上了異教團體的宗教經驗。古羅馬人曾把這一天奉獻給太陽神。作為羅馬帝國主要神明之一的太陽神，曾受到極大的尊崇。基督徒很早就接納了這個異教文明的遺留物，並賦予它基督信仰的闡釋。第一個使用這個名字的是聖猶斯定（主曆 150 年），在其《護教書》六七章：「在被稱為太陽日的那一天，我們有一個全體的共同集會」。聖熱羅尼莫在主曆第四世紀末，為這個名字作了基督信仰上的解讀，他說：「當外教人將這一天稱為太陽日的時候，我們也樂於贊同，因為在這一天，這世界的光明、正義的太陽升起來了，救恩藏在祂的羽翼蔭庇之下」¹⁴。

從基督對於信友個人生命和世界生命的意義上來說，太陽確實是很恰當的一個象徵。太陽不僅僅發出光明、驅散黑暗，生命和生長也是藉著它才成為可能。太陽還給予溫暖以取代寒冷；它充滿了能量和動力。復活之主對於追隨祂的團體來說，則意味著這一切。無怪乎早期的基督徒們在他們的復活式信德的光照下，取了太陽的形象來描述耶穌的光榮（參：瑪十七 2，耶穌顯聖容）。對於他們來說，太陽的黯淡也是預示末世的現象之

¹⁴ 聖熱羅尼莫，*in die dominicae Paschae homilia*。

一（瑪廿四 29；谷十三 24）。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人們不再需要太陽，因為羔羊的光榮將取而代之（默廿一 23；廿二 5）。

將基督理解為太陽，也是早期基督徒總是面向東方祈禱這一習慣的起源，因為東方是太陽升起的地方。當他們在主曆第三世紀開始建造教堂時，所有的教堂也都造成了向東的。基督是太陽，「太陽日」就是奉獻給祂的一天，這就是最初幾個世紀裏基督徒們朝拜天主的中心思想。

（五）休息日

在嚴格的詞彙意義上，這並不是主日的名字，而是它的一個顯著面向。在後來的時期，這個詞被用作顯示主日特徵的一個名稱。在歷史概觀中已經強調過，在早期教父時代的文獻裏，找不到「主日要休息」這個概念。那時候的希臘人和羅馬人也都沒有每週的自由日，只有猶太人才按照《出谷紀》和《申命紀》中所吩咐他們的，在安息日迴避工作（參：出廿 8~11；申五 12~15）。

非常重要的是要強調休息日，並非僅是不工作，這休息應被賦予意義。猶太人給他們的安息日休息所找到的神學基礎，就是天主在完成創世工程以後自己也休息了：「到第七天天主造物的工程已完成，就在第七天休息，停止了所作的一切工程」（創二 2）。我們基督徒以復活之主作為我們主日的核心，因此要轉變我們的神學基礎，強調我們迴避工作是因為我們想要花一些時間來想想、並深思天主藉著耶穌基督的復活為我們所做

的偉大工程：祂出於愛而來到這個世界上，救贖我們並成就新的受造世界；祂藉著戰勝死亡、征服世界、堅實地建立起自己的王國而顯示了自己的威能。主日是教會對天主的拯救工程所做的回應，我們應該不僅僅以在集會中慶祝祂來度過這個休息日，更應該自己默想和反省天主的大愛。

我們的休工也有一個象徵性的特徵。這是表示我們及我們所從事的任何活動，都無法帶來救恩。救恩是來自天主的禮物，我們本配不上它。透過在主日放棄手頭的工作，我們獻上的是奉獻敬拜天主的一個行動，祂的絕對權威、祂充滿了愛的神意，都在此得以明認，我們空空的雙手在此表露無遺。空空的雙手，也只有手中空空的時候，才能夠去深層理解天主為我們所做的。這就是為什麼教會的教父們如此強調「天主的空」(*vacare Deo*)的重要性的原因（即在天主面前空虛自己，以便對天主的恩賜開放）。這也是聖保祿在《格林多前書》所說的：「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既然是領受的，為什麼你還誇耀，好像不是領受的呢？」（格前四7）

主日作為休息日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在安息日迴避工作，這其中第一個、且很可能是最正宗的一層意思，就是讓自己乃至所有的輔助者，包括牛羊在內，都得到喘息機會的社會理念：在安息日「你自己、連你的兒女、你的僕婢、你的牲口，以及在你中間居住的外方人，都不可做任何工作」（出廿10）。因此，安息日法律表明了為自己同仁的考慮，對抗的是人對人的剝削，堅守了「所有的生物，包括動物在內，都應受到尊重」的

原則。這難道不是一個十分切合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日理念嗎？難道不該更多地提倡並闡釋主日的這一面向嗎？

主日休息不僅僅有宗教屬靈的向度，也有十分實際且相關的社會層面。基督徒通過每個主日聚會所舉行的獻儀，為自己的弟兄們表達了他們的社會關切。聖猶斯定在《護教書》六七章做了這樣的記錄：「生活較富裕的人按其意願準備禮品，禮品收集上來之後交給主席。主席就是要幫助孤兒和寡婦、那些因疾病而生活困難的人、囚犯、過路人，總而言之，就是一切需要幫助的人」。捐獻不只用來幫助團體內的窮人，也為其他地方的窮苦基督徒，正如為耶路撒冷教會所收集的獻儀所表明的（格前十六2；羅十五26；參：格後八~九）。

綜合上述主日的不同意義，我們可以說主日是：

1. 屬於復活之主的一天。
2. 基督徒團體一起慶祝感恩（聖體）聖事的一天。
3. 確保基督徒得到最終選拔的救恩日（准聖事）。
4. 末世開始的一天。
5. 盟約之日，以及教會之日。
6. 首次創造之日，也是新創造日。
7. 光明之日。
8. 我們在基督內的生命和生長之日。
9. 明認萬有都是天主恩賜、是天主白白賜給的禮物之日。
10. 關愛窮苦人之日。

思考一下這些意義，我們就可以明白主日是天主賜給我們的一個多麼珍貴的禮物，是天主出自愛而給予的。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基督教會從開始、一直到今天都深切關注這個日子所應得的珍視，並予以恰當的慶祝。但是主日的聖化還有長足的進步空間，不能只把它理解為參與彌撒和休工的日子；而是應把這一天更多地當作與天主、與復活了的主基督一起度過，而能更欣賞這個世界，領會自己在靈魂上成爲一個新受造物，並積極表達我們對周圍弟兄的關懷的日子。

儘管在事實上，主日另有其不同於猶太安息日的神學定位，我們仍可以取出猶太法典中，關於安息日的詞，改動之後用在主日上：「那位當受稱頌的聖者說：我在我的寶庫裏有個名叫主日的禮物，我想把它送給我的子民、教會；去告訴他們吧」¹⁵。

三、羅馬年曆中禮儀年度裏的主日

羅馬年曆中關於主日的規定，其目的無非是爲了維護主日的尊貴地位，並將天主所賜給的這一珍貴禮物，在教會生活中置於合適的位置。看到信友們對流行習俗和傳統的熱愛與重視，這些指導方針聽起來，或許太過苛刻嚴厲了，但是考慮到

¹⁵ 最初的文本發現於《塔耳木得》(Talmud, 猶太古代法典)：「神聖的那位，願祂受讚美，祂對梅瑟說，在我的寶庫裏有件珍貴的禮物，名叫安息日，我想將它送給以色列；去告訴他們吧」(「安息日」條 10b)。

主日的價值和重要性，這些嚴格的要求其實並不過分。在實際的牧靈工作中，我們需要找到一個良好有效的中間路線：既不要太法定化，同時也不能因漠視法律而喪失其中所含的精神意義。

（一）主日不可以、也不應該被輕易取代

主的日子是如此重要，在意義上也是如此豐富，因此一般來說，它是不應被取代的；只有節日和主的慶日（但不是其它慶節）才對主日有優先權。不過這也很少發生。在將臨期、四旬期，以及復活期中，甚至連節日都要讓位於主日，因為這些節期是密集的禮儀時期。這幾個節期之中的節日，都在之前的星期六預先舉行和慶祝。為了保護主日，年曆中硬性規定不可在主日舉行節日的慶典，只有四個例外（聖家節、主受洗節、天主聖三節、基督君王節）。不過，按照各地區主教團會議的決定，如果該地區情況適宜，其它的節日也可以被永久移至某個主日來慶祝。

對主日價值的重新強調，有一個很實際的禮儀上的結果，就是教會需要在禮儀書中，提供更多不同的經文，以避免單調的重複。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的讀經本，有三年的主日循環讀經，以及《感恩祭典》中，比以前多出很多的「集禱經」與「頌謝詞」。在「感恩經」方面，仍有一個問題有待解決：我們現在

共有十三式感恩經¹⁶，不幸的是，它們沒有被好好地運用。感恩經第二式則用得太多，尤其是在堂區的主日中。

（二）主日始於星期六傍晚

如上文所提，安息日始於星期五傍晚，是猶太人的習俗和傳統，因為猶太人遵循的是一種陰曆。安息日以點燃蠟燭、誦念適當的頌詞開始，並以優美語句歡迎安息日到來：「我的至愛伴隨著齊聲的讚頌來到；歡迎安息日新娘、白晝之皇后」¹⁷。我們基督徒保留了這個傳統，這也是為什麼主日在星期六第一晚禱時就開始了，主日彌撒也可以在頭天晚上舉行。從靈修的角度看，星期六可以是為即將到來的主日預備自己的良好機會，使自己心靈準備妥當、以合適的心境度過主的日子。

四、主日的牧靈及禮儀問題

（一）需要好好準備的主日感恩祭

「在作聖化工作時，本堂司鐸當使彌撒聖祭，成為整個教友團體生活的中心及頂峰」，這是梵二大公會議《主教在教會內牧靈職務法令》第 30 號所描述的堂區主任司鐸諸多責任之

¹⁶ 十三式的「感恩經」如下：在《感恩祭典》中有四式；有兩式以「修好」為主題；有三式為兒童彌撒用的；另有四式以「在旅途中」為主題：「教會邁向合一之路」、「天主帶領教會走上得救的道路」、「耶穌是走向父的道路」、「耶穌到處施恩行善」。

¹⁷ 這是 *Solomon ha-levi Alkabez* 的古老讚美詩。中文譯自 Hertz 的英譯本 *The Authorized Daily Prayer Book*。

一。這是一個關於感恩祭的總體聲明，但是由於大多信友都只是每個主日參加一台彌撒，因此這一條必須特別地應用於主日彌撒。

在上面關於主日意義的反省中，很明顯的是，基督徒們聚在一起擘餅以慶祝在他們中間的復活之主，這是主日的主要特色和精華。休工只是後來加上去的，而且休工的引入，一點都沒有被認為是個百分之百的祝福。

在今天，大多數的教友把主日認作「我們必須去教堂」的日子。堂區主任司鐸及他的平信徒助理的職責和任務，就是要讓主日的聚會，成為教友們真正遇見天主、並在信德中與弟兄們相聚的日子。這需要非常認真的準備，包括外在和心靈的準備，也需要好好利用讀經本和《感恩祭典》所提供的種種可能，使它們切合堂區教友具體的生活狀況和水準。

最後，也非常重要的，是要使慶祝方式莊嚴肅穆、使人產生敬意。這不是個容易的任務，需要很多的反省、諮詢和計畫，也需要神職人員和平信徒有很好的培育，以及這兩者之間有建設性的合作。只有主日彌撒聖祭（或者司鐸缺席情況下的祈禱儀式）變得有意義、成為與復活之主和其他教友相遇的日子時，主日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主日」，並在整個星期和每日的生活中產生影響¹⁸。

¹⁸ 根據文化和意識形態背景，這樣的主日預備，可以用多種方法進行。作者對童年時代的經驗有很深情的回憶：星期六中午就停止了工作，房子及四周都打掃乾淨，真正的家庭聚餐開始，直到夜

(二) 有特別意向的主日問題 (為各種需要的彌撒)

梵二大公會議對禮儀年曆所做的修訂，其指導原則是恢復主日作為基督復活日的原本尊位，並歸還它在禮儀年度的中心地位。也相應地制定了法令和指南來保護主日，避免它被聖人的慶典所模糊。不幸的是，今天主日所面臨的危險，並不是來自聖人慶節，而是依附於彌撒慶祝的各種各樣的意向和需要。

我們有「傳教主日」、「聖召主日」、「原住民主日」、「大眾傳播主日」、「聖經主日」等等。毫無疑問這都是些很有價值的意向，也真正值得引起教友們的注意。但是，一定要以主日為代價嗎？是不是這些意向，主日已將人們的注意力從主之復活上轉移開來了？這些日子的道理，也通常都是相關各自主題的資訊，有時候這些意向，還會引發人們的募捐，意圖是好的，卻是在神聖的情境下進行商業行為。難道這不相悖於梵二會議為修訂禮儀年曆所做的艱辛努力？更令人沮喪的是，有時候還會看到這些主題主日是由主教或主教團建議或命令的，無視《感恩祭典》中的指導原則是：當地教區長只有在「非常需要、或者有牧靈益處時」才有權這樣做，並且從來不能在

禱時才結束。整個星期都在期盼著主的日子。其它的預備形式是：誦讀主日福音，進行個人反省或家庭分享，這能使我們對第二天的講道開放自己；從收音機、答錄機或電視上收聽宗教談話或會議；閱讀復活的福音，或關於主復活後顯現的描述，以便與主日的內容保持一致的步調；如果被安排做主日讀經員，可以在家中練習這篇讀經，聽取意見、問題和建議。為主日的預備提供協助是「聖經中心」或「牧靈中心」一個很棒、很美的任務。

「節日、將臨期、四旬期和復活期，以及聖灰禮儀星期三、聖週時」這樣做（《聖事概述》332頁）。

這不能說是一個禮儀規程和法令的問題，這是一個對主日的神學理解和正確慶祝的問題，尤其是整個梵二的改革不因意向主日而禍起蕭牆的問題。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每項禮儀的主題和中心，都是天主對我們的救恩性和愛的行為，而不是我們這個團體的需要。當然，總會有團體的需要，時不時地遮蓋了主日及其訊息，比如某個國家或地區的生活中有自然災害或其它非常重要的事件發生時，這是例外情況；但這些例外，應該一直是例外，而不應是每年重演的固定曲目。

這些值得稱許的意向，並不一定要排除出主日的禮儀之外。有足夠的機會可以表達出來，讓人們都能明白：比如在「進堂式」、「懺悔禮」、「信友禱詞」、「頌謝詞」和「讀經的引言」、「禮成式」中，當然也可以出現在講經中，但是千萬不要削弱、甚至忽略了：講經應該以基督為中心。

（三）主日獻儀的重要性

當教父們說到或寫到主日獻儀的時候，他們不僅從感恩祭方面，更從相聚和集會的角度來表達。重要的是人們聚在一起，經驗他們在復活的主內的一體性、他們的新生命，以及他們在彼此之間的團體友誼中所得的祝福。在這些集會中，奉上重大的感恩（彌撒聖祭）是很自然的事，同樣自然的，還有他們記起那些生活在困頓中的弟兄們並伸以援手。相聚一起、慶祝感恩

祭、用自己的捐獻來幫助他人，這是基督徒主日慶祝的三大組成部分。

很遺憾地，今天的彌撒聖祭幾乎沒有哪個部分像獻儀一樣被貶低和奚落。教友們公開地開它的玩笑，說些惡毒的話，顯示出他們對這些錢的出路的懷疑。這些現象的背後，則是令人悲哀的經驗，以及有些人不能令人信服的生活方式。只有帳目的清晰和透明，才能消除這個不信任。另外，我們也需要盡所有努力來使我們的獻儀更加「屬靈化」，解釋出它背後的神學意義，即我們的獻儀是我們參與基督之犧牲的一個表達。正如感恩經所表達的美好意義一樣：「求你垂念那些參與此奉獻的人」，意即那些帶來個人奉獻的人，他們的奉獻會幫助教會援助那些處於危難之中的人們。

(四) 我們需要真正的基督徒「主日文化」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有數個主教團會議發佈了關於主日的牧函，表明他們對天主賜予祂子民的這一偉大禮物今日所處危險境遇的巨大擔憂。不能否認對主日的遵守，在過去三十年中有了很大的改變，可惜沒有變好。這不僅僅是由於世界上許多地方的世俗化，在威脅著真正的基督徒主日慶祝，更高水準的生活所帶來的社會福利，以及擁有更多自由時間的長週末，對許多基督徒來說都是一個問題。

幾十年前，主日是「家庭日」，今天的人們反而不知道在這一天該做什麼了，因此往往把時間花在電視機前或電影院

裏。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一個孤獨無趣的日子，而不是喜樂日，結果就是這一天常常標誌著過量的飲酒，以及與之如影隨形的其它惡習。其他人則再一次把主日花在鬥雞場上，崇拜著他們的小偶像，自娛自樂，把家人都撇在了一邊。之前的主日文化所存留的唯一一點東西，就是我們在主日這天所穿的漂亮衣服：表示我們的節日氣氛、象徵著我們在復活之主內成為新造的人。

要使主日再次成為一週的第一天、最不同凡響的一天，要創造出這樣一個氛圍和文化，是當今所面對的巨大挑戰之一，也是一項重要的牧靈任務。主日的慶祝，各個地方都不一樣，但是不同的形式下，有一點必須是共同的：它們必須幫助主日真正成為「主的日子」，並讓平安和喜樂因著復活之主，而洋溢整日。

猶太人中間有個很妙的說法：「與其說猶太民族保存了安息日，不如說是安息日保存了猶太民族」¹⁹。這話也適用於主日：「與其說教會保存了主日，還不如說主日保存了教會」。可能兩者都是真的。願教會真正地尊主日為「主的日子」，這一點反過來，將成為我們在真理和現實上，成為、並一直做天主忠信子民的最好保證。

¹⁹ 猶太拉比 Isidoro Kahn 在他的文章《猶太生活中的安息日》所引用。SIDIC 10 (1977)，6 頁。